

●蒋子龙专栏●



■现代人积累了财富或有了一技之长，就往往喜欢自我标榜为天下第一世界第一。须知，人们在听到天下第一时，更在意你为天下做了什么。倘若这些人能到黄埔村来看一看，或者听一听，大概，会让自己的心性，缓缓地沉静下来。

●

独特的力量

很多年前 国内中医学界流传一段有趣的故事 :民国时期 ,天津一个金姓商人 特别信任中医名家施今墨先生。一次这位商人得病 ,恰巧施今墨先生不在天津 没有办法 ,只得另请了一名医生治病。想不到 ,商人吃了医生的药 ,总觉得没有明显的效果。后来 ,施今墨先生回来了 ,他极为细心地把了脉 ,审视了处方 未了认为 ,诊断正确 ,处方完全对症。

那位卧病的商人 ,无论如何也不相信。按照常理来说 ,倘若对症 ,怎么会治不好病呢 施今墨先生没有办法 ,只好重新开了方子。结果 ,商人依照处方 刚吃了两剂药就好了。施今墨先生笑道 :前面那位大夫的方子的确没错 ,毕竟中药都有别名 ,我不过用药材的 别名 ,重新抄了一遍早先的方子。

普洱缕缕香

普洱茶，既是盏中清饮，又称得起文化古董。曾亲身赶赴云南景洪，倾心听讲普洱茶的来龙去脉。

那位茶师高个儿、白净脸，手和嘴都忙着。手忙着泡茶，嘴忙着讲茶，的确很忙活。茶师性情幽默，劝慰身边的客人们细心品味，领略茶香。其实，文化地域不同，却能融合为和谐、化解为快乐。像普洱茶这样的饮中名品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茶师说：人们吃茶，身心接触的不仅是茶的气息与颜色，还有更深切的文化，毕竟，每一盏普洱都属于有呼吸的古董啊。吃别的茶，耗时稍微长一点，就变成了 隔夜茶，对于人的咽喉与心肺是有害的。普洱茶则大不一样。一杯普洱茶，这次吃了，下次还可以继续。茶晾干之后可

文人品蟹

古人说：秋风起，蟹脚痒；菊花开，闻蟹来。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吃蟹俨然成了一件风雅之事。

常人看来，螃蟹的特征是多足横走，为横行霸道的代表。这成了文人最看不惯的事情。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，十分憎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，于是他在一幅《袖手看君行》的画上题诗道：常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到几时？

和齐白石一样，鲁迅先生也曾拿螃蟹横着走路嘲讽他人。《破记》一文中就曾记载，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，趾高气扬的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，被鲁迅嘲讽为 将时弯撑开 ,像一只螃蟹 ,辛辣中又含有几分幽默 ,让人忍俊不禁。

走近 黄埔

黄埔村位于广州东南部珠江之滨，一般的村庄都喜欢沾附近城市的光，而黄埔却在历史文化上滋荫城市。黄埔区、黄埔港、黄埔大道、黄埔军校 广州之所以能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、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，不能说跟黄埔村没有关系。

它是一座千年古老村落 ,因其面临珠江、村港一体 的特殊地理环境 ,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。到了清康乾时期 ,中国的商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,比如 茶叶、瓷器、棉布、丝绸与皮革等等。乾隆二十二年 ,也就是 1757 年 ,清廷颁布了 一口通商令 ,广州成了中国唯一对外通商的贸易口岸 ,外国船舶只能停靠黄埔泊口 ,办理卸货、装货和通关手续。于是 ,五洲商贾 四海云樯 汇聚黄埔村 ,形成 夷船蚁泊 的奇观。

2006 年 7 月 ,瑞典仿古商船哥德堡 重访广州 ,国王古斯塔夫携王后西尔维亚 ,专门访问了 250 年前瑞典商船的锚泊地黄埔村 ,寄以无限的追思与怀想。

2009 年 ,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 ,也特别提到了 1784 年美国商船 中国皇后号 首航中国 ,停靠黄埔的情景 ,揭开了两国商贸往来的序幕 ,直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国热 ,就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,也成了中国货的热心买

走近 黄埔

同样的病，同样的处方，由不同的医生开出来，效果就大不相同，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，病人能否坦诚信任。如果牵扯到政府与群众之间，那么，这种信任就是 公信力。

公信力属于一件不容小觑的事，对于政府以及所有掌握公众权力的部门来说，更是极其要紧的。眼下，步入了新闻畅通、信息迅捷的网络时代，政府的一举一动，事无巨细，都平摊在明亮的聚光灯下。倘若公信力缺席，或者回避，那么，即使满嘴实话，也很难取信于民。别忘了，民心即天心，民心不可侮的古训啊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时曾提到，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，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，无论做什么事，社会都会

走近 黄埔

以再泡。此外，普洱茶还可制作各种形状保存，小若药丸，大若南瓜。一块青饼，一块青砖，可雕文琢字，装饰厅堂，还能堂而皇之地送朋友。更有趣的是，普洱茶可以比人的岁数大。人老了，茶老了，老了都是宝贝。普洱茶放置的年限愈久，品位就愈高，几十年、上百年，绝对不改色、不变质。古董不就是这种品性吗？

所谓不变质才是真茶，真茶当属普洱茶，独一无二。做人，应该向每一杯陈年普洱茶看齐。比如，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吧，二十年前怎样，二十年后还怎样，几个二十年后性情不变，才称得上老交情与真朋友，显然，这也印证了普洱茶的品性。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能称之

走近 黄埔

然而，千古文人中，却也有盛赞这 多足横走 者，唐代诗人皮日休《咏螃蟹》诗云：未游沧海早知名，有骨还从肉上生。莫道无心畏雷电，海龙王处也横行。在他看来，螃蟹虽然横行无忌，但也绝不是欺软怕硬的主儿，否则，它怎敢在龙王面前横行呢？

无独有偶，诗仙李白亦曾写下：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。 大文豪苏轼素以 好吃形象出现，于螃蟹这般人间珍馐自然也不遗余力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。又曾说：堪笑吴中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 诗中的 尖团，即雄蟹与雌蟹，足见苏轼对螃蟹的喜爱。

走近 黄埔

家。他写信给即将来华的朋友蒂尔曼，请他代购一批 中国货，并随信开列了一份清单，嘱咐道：如果商品便宜就照清单买，否则，就只买中国的大瓷盘、蓝白色小碗、薄棉布、丝手帕和南京本色布。他还特别交代：华盛顿夫人想要好看的薄棉布。

其实，真正影响了历史的，是黄埔村的人文景观。黄埔村早已是英才辈出、声名赫赫。古时的 两代三进士 赐二品 等诸多人文佳话，自可不提，只说近一百多年来，从黄埔村走出了勘测设计中国第一条西行铁路 川汉线 的胡栋朝，陈炯明叛变时，搭救孙中山先生的 永丰舰 舰长冯肇宽，数百次驾机飞越 死亡航线 驼峰线的抗日英雄梁广尧等勇士之林。一代奇才胡璇泽，在新加坡开办黄埔公司，急公好义、乐善好施，被尊为 黄埔先生，光绪三年也就是 1877 年，他被任命为清廷驻新加坡首任领事。奇怪的是，俄国政府仰慕他的才干并信任他的公正，竟也委任他为俄国驻新加坡领事。后来，日本也凑热闹，于光绪五年委派他同时兼任日本驻新加坡领事。就这样，胡璇泽不仅是 中国第一位驻外领事，还创造了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身兼三国领事的传奇。

还有更值得一书的 栋梁之

走近 黄埔

给以负面评价，这就是 塔西佗陷阱。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，必须下大气力予以解决。

显然，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。不过，期待成功地避开 塔西佗陷阱，就必须积累各级政府、各个部门的公信力。这可是古今中外任何人也跳不过去的

行为准则与情感关口。

古代中国流传过 商鞅立木 的故事。其实，把一根木头从都城南门搬到北门，乍听起来，这种行为似乎在做无用功。其实，商鞅追求的社会效果，无非是想敞开心扉，正告天下百姓，朝廷说话是最算数的。殊不知，这种说话算数的公众游戏，为接下来的商鞅变法，赢得了最要紧的信任，难怪多年以后，北宋名臣王安石也曾感慨

走近 黄埔

为精华的东西才是好东西。中国人讲究物以稀为贵，当年，钟子期去世后，好友伯牙终身不再鼓琴。这段故事堪称 情义绝版了吧。

普洱茶，可当景观之，可当趣品之，可当物藏之。世人喜爱它的角度与深度各不相同，捕获它的心情，也别有趣味。

平心而论，普洱茶属于云南一景。那位茶师请大家仰视云南地图，他一一指点道，这些零零星星的地方都是普洱茶的家园。在茶烟与云雾当中，人们随即想到了树茂林深、水绿山濯，甚至想到了那团 勐巴拉娜西，这是西双版纳傣语的地名，翻译过来，等于神奇、美丽的地方。

茶师讲茶、泡茶，一道接一

道：远客听茶、品茶，滋味不同，大有情趣。工夫不长，七道茶 已把人吃醉了。普洱茶分生熟两种，生茶去火，熟茶养胃。茶生、茶熟，可喻人生。人生都

有两面，像是一张纸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没有人只得不舍，只苦不甜。显然，没有两面的纸张，就称不上纸了。每个人的生命恰如普洱茶，生茶熟茶，各隐其妙。

茶师说，普洱茶好，因地而生，天造地化，是一方水土孕育的产物。其实，任何优秀的东西，最讲究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品性。

景洪一行，的确意味深远。听茶师趣味横生地讲解普洱，犹如翻开了欧阳修先生的《茶歌》，其中写道：烹烹屡酌不厌厌，自谓此乐真无涯。

走近 黄埔

之时终，他家七七四十九只大缸里始终装满螃蟹，用鸡蛋白饲养催肥。他无一日不食螃蟹，因担心季节一过难以为继，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醉蟹，留待冬天食用。没有螃蟹的季节也难不倒这位 蟹痴，李渔先取瓮中醉蟹过瘾，随后，腌蟹的酒也不会浪费，称为 蟹酿，一直喝到来年螃蟹上市。所以，李渔成了吃螃蟹的绝顶食客，不仅能品其美味，更懂得最上乘的吃法。

清人张岱也不甘其后，他认为：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，无他，乃蟹。曹雪芹则说：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民国以来，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林语堂诸位，都是颇负盛名的 食蟹大家。周作人对于吃，素来讲究

走近 黄埔

材料 梁诚。1900 年，八国联军侵华，中国战败后签订《辛丑条约》被索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。从黄埔村走出来的外交官梁诚，在出使美国期间，偶然听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无意中说了一句话，赔款原属过多，他便抓住不放，乘其一隙之明，籍归已失之利，以一追到底的韧性展开外交攻势，不放弃任何机会，呼吁退还不实赔款。同时，驰报清廷，建议全力向美交涉。

梁诚的努力，至少让两个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动心了。一个是传教士明恩溥，另一个是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，他们都向罗斯福总统建议，用退还一部分赔款帮助中国办学校，或者吸引中国留学生来美深造。

这个建议自然也打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。1907 年，梁诚利用参加洁姆司博览会的时机，当面向他提出退款要求时，罗斯福总统当即应允。随后，他给国会提交一份咨文，称：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，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治于近世之境地。援助之法宜教导学生来美，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，使修业成器，伟然成才。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，同力合德，赞助国家成斯盛举。

1908 年 5 月 25 日，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。同年 7 月 11 日，美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正式声

走近 黄埔

明，将美国所得 庚子赔款 的半数，退还给中国，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。

由此，还带动了后来的英国退款、法国退款，在中国则产生了一波又一波颇为壮观且卓有成效的 留美大潮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修业成器，伟然成才，学成回国后，或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，或成为国家的栋梁。比如，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、文学大师胡适、语言学家赵元任、气象学家竺可桢，以后还有胡刚复、钱学森、马大猷等等，显然，成就了中国一个 大师辈出 的时代。

还是再回到黄埔，村里以胡、冯、梁、罗为大姓，辅以其他散姓。区区不过数百户人家，却涌现出这么多功垂千秋的仁人志士。至今，村里还留有三十多家宗氏祠堂，记录并保存了黄埔的历史与文化。恰如繁星璀璨，光华耀眼。因此常有人感叹：这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村。

现代人积累了财富或有了一技之长，就往往喜欢自我标榜为天下第一 世界第一。须知，人们在听到天下第一时，更在意你为天下 做了什么。倘若这些人能到黄埔村来看一看，或者听一听，大概，会让自己的心性，缓缓地沉静下来。

敏感问题的事情，要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气概，敢于和盘托出，不怕群众揭短，切忌遮遮掩掩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本来是一滴水的问题，捂来捂去捂成大问题。

古人云：源静则流清，本固则丰茂。内修则外理，形端则影直。首先，群众有最起码的监督权；其次，还有评价权。网络时代，想不让民众发声，也是办不到的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直面民间质疑，而且，抓紧时间，切实回复。唯其如此，才可能洁身自好，做好工作。

韩非子说：千丈之堤，以蝼蚁之穴溃。百尺之室，以突隙之燎焚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才是面对执政者的判卷人，只要锲而不舍地培植公信力，小心翼翼地引导、积累，方可赢得、聚拢民心。

走近 黄埔

人月圆

军魂

青热血吴勾挂，报国走天涯。河山万里，金戈铁马，累卧沙。

凌烟悬画，传奇佳话，解甲兴家。回望军营，汉风亮剑，唐韵披花。

走近 黄埔

文雅之道，但为了螃蟹之美味，只好忍受吃螃蟹腰斩，或者囫圇熬煮的 非刑。梁实秋更是旁征博引，为吃螃蟹撰文一篇，他认为 螃蟹蘸姜醋，是标准的吃法。

林语堂认为，吃螃蟹有损他的 绅士风度。据他的女儿林太乙回忆：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，足有一尺宽。我们都饿肚皮，于是爸爸设法把螃蟹剥开，怎么剥都剥不开，最后他把螃蟹竖在衣柜的抽屉中，用脚把抽屉猛然踢进。螃蟹是轧碎了，抽屉按钮也轧碎了。这段文字，至今读来仍令人开怀不已。

螃蟹，一面是横行霸王之象征，一面是 生平独此求之美味。文人于螃蟹，自身的态度也足显暧昧了。

走近 黄埔

封面画

肖复兴

两年前的五月，我和雪村、赵薇几个人，一起看望高莽先生。那时，《诗刊》不仅用纸不错，而且每一页排版大多是诗歌的短句，留白很多，特别适合在上面画画儿，可以省去买速写本。又不是正规的速写本，不必那么拘谨，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绘画。我一下子来了兴趣，找到了乐趣，热乎气儿正浓，已经随手画了几本《诗刊》，便从中挑了两本，带到了高莽先生家，一方面请他指教，另一方面和他共同一乐，此外，再请他在上面题个词，留作纪念。

高莽先生看后，连说不错。他的女儿晓岚在旁边说：咱家也好多旧杂志，你也可以在上面画。他连连说是 这样画画，挺有意思。

我翻开杂志的扉页，请他题个词。高莽先生不仅画好，书法 尤其是隶书，也挺好的。那天，高莽先生兴致很高，对我说：我给你画个像吧。

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因为相比题词，画像比较麻烦，要费好多时间，而且，高莽先生已经九十高龄，眼神大不如前了。

他让晓岚拿来一粗一细两支笔，顺手合上那本《诗刊》，随即在杂志的封面上画了起来。他画了一幅我的 侧面像。面目的轮廓用的细笔，头发和眼镜用的粗笔，粗细的对比与融合之间，让画面有了层次，也有了灵动感。

画完之后，他问我今年多大了，我告诉他：七十初度。高莽先生便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几行小字：老朽九十，能为七十老弟画像，实人生之幸事也。

这是他的自谦。能够得到九十高龄高莽先生为我画像，人生之幸事，应该属于我才。尤其是看到他题字时，手中的笔在不住地颤抖，心里很是感动，也很感激。在所有为我画像的作品中，这一幅真的是最为简洁而传神。

谢过他之后，他带我走进书房，取出一方盒，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的印章，然后，让我和他一起挑印章，好在画上印钤。他一边挑，一边对我评点，这枚印章刻得一般，这个是名家所刻，我对他说，就用这位名家所刻的印章吧。他亲自将印章蘸满印泥，有力地盖在了画像的下端。高莽先生是属虎的，我又挑了一方虎的 属相印，雪村告诉我，用那个橙黄色的印泥有特点，我便在最后面盖上了这一方印。

没有想到，《诗刊》的封面，立刻像变了魔术一般，变成了另一副模样。起码，对于我，在所有的《诗刊》当中，这一本最让我惊艳，是唯一的。当然，更没有想到，此次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。

事后好久，重新翻看高莽先生为我造像的这期《诗刊》封面的时候，忽然有了另外一个发现：我也可以学习高莽先生，在每一本《诗刊》封面上，画一幅画。那样，我所画过的《诗刊》便成为有里有面，有瓤有皮，真正意义上的一本 速写集了。高莽先生的启发，让我开始在《诗刊》封面上作画。

比起在《诗刊》内瓤里随心所欲地画来，我有些拘谨。毕竟《诗刊》封面用的是那种米黄色、带皱纹的特种纸，我怕画坏了，糟蹋了一个好好的封面，暴殄天物。再有，货卖一张皮，又怕画坏了，连带着里面的 速写 也看不下去了。

最先画的是，学蒙克的《水边之舞》。画的是局部，彩色变成了黑白。因为有样子摆在那里，画得再走样，心底多少托点儿底。当然，也想借大牌给自己壮壮儿门面。

以后，陆续又画了几幅封面，打算 贼不走空，把所有自己染指过的《诗刊》封面，都一一画过。其中，自得其乐中的乐子，和在别处画画又不大一样。我画画本属 野路子，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就是图一个乐儿。马踏青苗，是曹操的乐子。马踏飞燕，是东汉人的乐子。野马飞驰青草地，又是不入流的乐子。

有意思的是，前年暑假，我的小孙子从美国回北京度假，我拿来高莽先生画我肖像的那期《诗刊》给他显摆。他看后说，我也能给你画个封面。我找来一本新到《诗刊》给他，他拿起笔，三笔两笔就画完了，一条鱼，两枝柳叶，倒也简单。那一年，他六岁半。

一眨眼，两年过去了。孩子已经长大了，高莽先生却离开这个世界，快一年了。

走近 黄埔

人月圆

军魂

青热血吴勾挂，报国走天涯。河山万里，金戈铁马，累卧沙。

凌烟悬画，传奇佳话，解甲兴家。回望军营，汉风亮剑，唐韵披花。

走近 黄埔

文雅之道，但为了螃蟹之美味，只好忍受吃螃蟹腰斩，或者囫圇熬煮的 非刑。梁实秋更是旁征博引，为吃螃蟹撰文一篇，他认为 螃蟹蘸姜醋，是标准的吃法。

林语堂认为，吃螃蟹有损他的 绅士风度。据他的女儿林太乙回忆：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，足有一尺宽。我们都饿肚皮，于是爸爸设法把螃蟹剥开，怎么剥都剥不开，最后他把螃蟹竖在衣柜的抽屉中，用脚把抽屉猛然踢进。螃蟹是轧碎了，抽屉按钮也轧碎了。这段文字，至今读来仍令人开怀不已。

螃蟹，一面是横行霸王之象征，一面是 生平独此求之美味。文人于螃蟹，自身的态度也足显暧昧了。

走近 黄埔

走近 黄埔

封面画

肖复兴

两年前的五月，我和雪村、赵薇几个人，一起看望高莽先生。那时，《诗刊》不仅用纸不错，而且每一页排版大多是诗歌的短句，留白很多，特别适合在上面画画儿，可以省去买速写本。又不是正规的速写本，不必那么拘谨，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绘画。我一下子来了兴趣，找到了乐趣，热乎气儿正浓，已经随手画了几本《诗刊》，便从中挑了两本，带到了高莽先生家，一方面请他指教，另一方面和他共同一乐，此外，再请他在上面题个词，留作纪念。

高莽先生看后，连说不错。他的女儿晓岚在旁边说：咱家也好多旧杂志，你也可以在上面画。他连连说是 这样画画，挺有意思。

我翻开杂志的扉页，请他题个词。高莽先生不仅画好，书法 尤其是隶书，也挺好的。那天，高莽先生兴致很高，对我说：我给你画个像吧。

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因为相比题词，画像比较麻烦，要费好多时间，而且，高莽先生已经九十高龄，眼神大不如前了。

他让晓岚拿来一粗一细两支笔，顺手合上那本《诗刊》，随即在杂志的封面上画了起来。他画了一幅我的 侧面像。面目的轮廓用的细笔，头发和眼镜用的粗笔，粗细的对比与融合之间，让画面有了层次，也有了灵动感。

画完之后，他问我今年多大了，我告诉他：七十初度。高莽先生便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几行小字：老朽九十，能为七十老弟画像，实人生之幸事也。

这是他的自谦。能够得到九十高龄高莽先生为我画像，人生之幸事，应该属于我才。尤其是看到他题字时，手中的笔在不住地颤抖，心里很是感动，也很感激。在所有为我画像的作品中，这一幅真的是最为简洁而传神。

谢过他之后，他带我走进书房，取出一方盒，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的印章，然后，让我和他一起挑印章，好在画上印钤。他一边挑，一边对我评点，这枚印章刻得一般，这个是名家所刻，我对他说，就用这位名家所刻的印章吧。他亲自将印章蘸满印泥，有力地盖在了画像的下端。高莽先生是属虎的，我又挑了一方虎的 属相印，雪村告诉我，用那个橙黄色的印泥有特点，我便在最后面盖上了这一方印。

没有想到，《诗刊》的封面，立刻像变了魔术一般，变成了另一副模样。起码，对于我，在所有的《诗刊》当中，这一本最让我惊艳，是唯一的。当然，更没有想到，此次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。

事后好久，重新翻看高莽先生为我造像的这期《诗刊》封面的时候，忽然有了另外一个发现：我也可以学习高莽先生，在每一本《诗刊》封面上，画一幅画。那样，我所画过的《诗刊》便成为有里有面，有瓤有皮，真正意义上的一本 速写集了。高莽先生的启发，让我开始在《诗刊》封面上作画。

比起在《诗刊》内瓤里随心所欲地画来，我有些拘谨。毕竟《诗刊》封面用的是那种米黄色、带皱纹的特种纸，我怕画坏了，糟蹋了一个好好的封面，暴殄天物。再有，货卖一张皮，又怕画坏了，连带着里面的 速写 也看不下去了。

最先画的是，学蒙克的《水边之舞》。画的是局部，彩色变成了黑白。因为有样子摆在那里，画得再走样，心底多少托点儿底。当然，也想借大牌给自己壮壮儿门面。

以后，陆续又画了几幅封面，打算 贼不走空，把所有自己染指过的《诗刊》封面，都一一画过。其中，自得其乐中的乐子，和在别处画画又不大一样。我画画本属 野路子，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就是图一个乐儿。马踏青苗，是曹操的乐子。马踏飞燕，是东汉人的乐子。野马飞驰青草地，又是不入流的乐子。

有意思的是，前年暑假，我的小孙子从美国回北京度假，我拿来高莽先生画我肖像的那期《诗刊》给他显摆。他看后说，我也能给你画个封面。我找来一本新到《诗刊》给他，他拿起笔，三笔两笔就画完了，一条鱼，两枝柳叶，倒也简单。那一年，他六岁半。

一眨眼，两年过去了。孩子已经长大了，高莽先生却离开这个世界，快一年了。

走近 黄埔

人月圆

军魂

青热血吴勾挂，报国走天涯。河山万里，金戈铁马，累卧沙。

凌烟悬画，传奇佳话，解甲兴家。回望军营，汉风亮剑，唐韵披花。

走近 黄埔

文雅之道，但为了螃蟹之美味，只好忍受吃螃蟹腰斩，或者囫圇熬煮的 非刑。梁实秋更是旁征博引，为吃螃蟹撰文一篇，他认为 螃蟹蘸姜醋，是标准的吃法。

林语堂认为，吃螃蟹有损他的 绅士风度。据他的女儿林太乙回忆：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，足有一尺宽。我们都饿肚皮，于是爸爸设法把螃蟹剥开，怎么剥都剥不开，最后他把螃蟹竖在衣柜的抽屉中，用脚把抽屉猛然踢进。螃蟹是轧碎了，抽屉按钮也轧碎了。这段文字，至今读来仍令人开怀不已。

螃蟹，一面是横行霸王之象征，一面是 生平独此求之美味。文人于螃蟹，自身的态度也足显暧昧了。

故园无所有，双燕剪轻罗。

泥塑

吕建伟

作